

1. 不同的活在当下(之一)

命运变幻,我们甚至不能预测明天发生什么,于是只好说活在当下。然而,有不同的活在当下。其一,有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消极地顺从命运。其二,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其三,分秒必争,恨不得一天完成一生的计划。后者虽境界似有高低,但都是力求当下效益的最大化,紧张地抗拒命运。真正的活在当下,是每个当下都走在选定的人生正道上,无论明天发生什么,这一点不会改变,因此心里很踏实。既然最宝贵的东西是命运夺不走的,也就以此超越了命运的变幻。

2. 不同的活在当下(之二)

分秒必争,时间就是金钱;醉生梦死,今朝有酒今朝醉;随波逐流,纠缠于眼前的凡人琐事,热衷于网上的八卦新闻……这些似乎都是活在“当下”。然而,这个“当下”只是时间的碎片,活在这个“当下”的也只是“自我”的假象。真正的活在当下,恰恰是要摆脱功利、欲望、纷争、信息的干扰,回归

生命的单纯,获得内在的宁静。这样,每一个当下都是生命本真状态的显现,因而即是永恒,而“自我”也因为与存在的整体连通而有了实质。

3. 从整体上衡量生命的健康

生命是否健康,要看整体的状态。一个盲人,他虽然看不见缤纷的色彩,但能用其余更敏锐的感官欣赏鸟儿的啁啾、花儿的芳香、微风的吹拂,他有和睦的家庭,踏实的工作,宁静的心境,他的生命在整体上就是健康的。相反,一个感官健全的人,倘若他总是在名利场折腾,在娱乐场鬼混,不再有时间和心情享受自然赐予的快乐,他的生命在整体上就是病态的。

4. 正常的生活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有相爱的伴侣、和睦的家庭、知心的朋友,一定要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吃晚饭,餐桌上一定要有欢声笑语,这比有钱、有车、有房贵重,房再豪华,没有这些,就只是一个悲惨的孤魂野鬼。相反,穷一点儿,但有这些,就是在过一个活人的正常生活。

武汉的热干面、上海的“四大金刚”、北京的炸酱面、四川的豆花……国人的“过早”是极具特色的,这特色不仅体现在品种的五花八门且极具地域色彩,还体现在极其简单上。尽管专家号召“早饭吃得饱,午饭吃得饱,晚饭吃得少”(其另一个版本极具文艺范儿,“早饭吃得像皇帝,午饭吃得像大臣,晚饭吃得像乞丐”),但鉴于种种原因,市民的早餐总是“匆匆而随便一过”的,“过早”嘛,水过地皮湿的意思意思、骗骗肚子即可。这个“骗”呢,可不是“欺骗”,而是“糊弄”。

照这个说法,舍弟简直超然。他对早餐极其重视,重视到什么程度呢?早餐他要郑重其事地吃油炒饭。说起这油炒饭,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早在孩提时代,耳闻目睹左邻右舍的同伴都吃完油炒饭后上学,舍弟羡慕得嫉妒、嫉妒到恨。“冷冷的铁锅烧到炽热,透明的菜油呈一条明亮晶莹的线条注入锅里,‘吃啦’一声后,发出沁人心脾的香味,雪白的米饭裹上一层蜡黄的菜油……”舍弟的描述带着口水、更带着向往,把我们带入垂髫的时代。而他,限于经济条件,吃的只能是水泡饭,且没有榨菜、酱菜以及诸如此类的菜。吃在嘴里,味同嚼蜡;吃下肚子,不知其味。打那时起,舍弟立下志向:早餐一定要吃油炒饭!

当然那时,我们一家总是寅吃卯粮,果腹尚且困难重重,油炒饭无异于奢望。舍弟做其他事一向马马虎虎,唯独对待早餐一事,一丝不苟,不依不饶。当然,后来,这个志向自然不那么难实现,他很快就吃上油炒饭了。不是菜油,是猪油;改了猪油,是豆油;改了豆油,是橄榄油。橄榄油不改了,往饭里增加食材。先是加入鸡蛋,油炒饭变成了蛋

油炒饭

后扬



后扬

炒饭;黄澄澄的炒饭里加上澄澄黄的草鸡蛋,色相诱人。随后,加入虾皮;很快,虾皮改成开洋。若条件许可,他一定会舍弃煤气改用柴火灶。犹未知足,动起了饭的脑筋。饭粒,一定要选小米,上好的小米,头天晚上煮成米饭后,摊开,晾干,不能吹风,否则太干;亦不能拢成堆,否则太软。要不“只有粥饭的外表,却没有它原本的味道”(李渔《闲情偶寄·卷四·饮馔部》)。冷油入锅,五成热,预先用茶籽油炒好的鸡蛋和着米饭汇入,随即撒入开洋。这还不算,最近又想起了加入一瓣捣成泥的小蒜。得了,炒至饭粒散开,鸡蛋碎成小米般大小,即刻熄火,盛入开水烫过的碗里,十分钟内食用完毕。那叫一个美味啊——舍弟吃完,一抹嘴唇,心满意足,满面红光。

不管上班还是旅游、会友,吃完出门,这一天,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倘若出差,没吃上这顿亲手烹制的油炒饭(它还是名副其实的油炒饭嘛),一整天萎靡不振、无精打采。这么看来,油炒饭与其说是他的早餐,毋宁说是他的精神依赖。在一碗油炒饭里吃出满汉全席的味儿,也算悟透人生了。

二十多年前,在上海西南部的金山,有一道特殊的菜品走红了起来。有远道而来的客人来,主人大都会带去枫泾、朱泾的镇上的餐馆吃上几个,且会一脸自豪地说这是我们金山特有的美味。好几个年头里,一到季节,我让人用冰袋封好,飞行千里,让远在西北高原的朋友品尝。菜的名字叫“熏拉丝”,原材料取自蛤蟆,学名叫蟾蜍,土生土长的金山人大都称蛤蟆叫拉丝。

2018年11月9日,我和上海市作协组织人事处胡斌一起拜访了叶永烈先生。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年,叶永烈入选“四十年四十人”标志性人物,而他的组织关系属于上海作协——“属地管理”,同在做协的我这才有幸承担了采访他的任务。老式电梯上到六楼,敲开那扇木门,光亮处,戴黑框眼镜、穿着类似飞行员帆布夹克式外套的叶永烈先生周到地迎候我们。这一霎,时光倒流,儿时书架上被我通读过数遍的那几本历史人物传记依次转过脑海,叶永烈三个字,更像是宇航员留在月球表面的脚印,永恒地停留在那人迹罕至之处。不敢相信,他就在和我交谈。叶永烈先生声音宏亮,略带一点“温普”口音,态度很和气,但说的每个句子都是站着走的,有股铿锵的气韵;他不仅口齿清晰,而且条理分明。

和这样的前辈交谈,无须绕弯子,也不必多多寒暄,我们单刀直入,请叶先生回忆一九七八年前后他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同步的分水岭。当记忆的云雾悄然散开,陡峭的山峰乍然显露,叶永烈从未忘记过那些转折点上的每一个细节,他拿出自己精心收藏的照片、单据、图书,一边展示一边解读。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也对他的写作生涯与涉猎题材提

5. 高质量的平静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也许平静,也许动荡,这不是问题之所在。真正要问的是,这平静或动荡,究竟是高质量的,还是低质量的?毫无疑问,高质量的动荡胜于低质量的平静,高质量的平静胜于低质量的动荡。那么,高质量的动荡和高质量的

出了穷追不舍的问题,叶先生从容应对,真挚坦城。他对我再三提到“求真”是他一生写作的追求与准则。而我看着毫无暮气的叶永烈先生的面容,深切感觉到,他是当之无愧的时代之子,他的人生理想与一个大国开阔视野和壮烈胸襟一脉相承。采访告一段落后,叶永烈先生带我们参观他几个书房,其中包括著名的“游泳池”书房,还有不那么著名的“文件柜”书房。

直到这时,他的飞行员上衣口袋里还装着一个老式采访机——采访开始时,他就开城布公地告诉我,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我们也欣然接受了我用手机录音,他用采访机录音的“双保险”场景。这个动作,可能比他的很多话语还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他是怎样去工作的,那些书是怎样写出来。

采访结束后,我和叶永烈先生的交流在手机微信里偶尔继续,我会告诉他又看到“夜光杯”上发了他的哪篇文章令我莞尔,他也会把他的一些感想随手发来。最后一次交流是在去年八九月间,叶永烈老师告诉我他“在病中”,并深深鼓励了我一番。现在读起来,这是他在生命最后留给一个后辈最好的礼物,而我只能在忽然涌起的热泪中领受他的美食了。

平静哪个更好呢?我倾向于认为,高质量的平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6. 从容是基本的好据我所见,真正活得精彩的人一定不是急于求成之辈,其共同特点是对自己的兴趣和有能力有足够的认知,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因而能够从容地走在这条路上,也从容地享受途中的收获。所以,从容是基本的好,有了它未必精彩,没有它肯定不精彩。

7. 从躁乱到从容人年轻时不容易从容,因为什么都想要,却又不知道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内心焦躁,行



山川异域云雨同 (中国画) 恽南荪

春暖花开。道路解禁,企业复工,人们又开始走上街头,寻觅品尝美食了。吃对于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于是聪明的店家们开始转型了。在金山的一些餐饮店里,有供应“熏牛蛙”“椒盐牛蛙”,食材变了,可谓说制作的技艺没变,食

烟熏的味道

汪燕影传播开来,送到了居家的人们嘴边。忍不住,打电话给之前常去光顾的酒店,接电话的服务员立马说,姐啊,现在我们经理亲自在做熏牛蛙的外卖单子。于是添加了经理的微信。知道他们每周一会当天送达,其余都要隔天送到家。于是周五下单,周六等到了快递小

横沙岛东滩促淤造地第八期工程复工了。

我看到工地上两座水闸和两座泵闸已矗立起来,巍峨恢宏。对面浩渺的长江里,作业点也浮出水面,建筑材料堆成小山,绞吸船轰鸣,而负责工程监理的上海宏波集团的监理员们正整装待发。

许多人与我一样,不知道这个重大工程已悄然改变了我们对自己所在的上海这座城市的认知——从这里可以眺望长江口、东海、黄海汇合处的佘山岛,这是上海的最东端,而到今年年底,整个横沙岛将整整扩大两倍,用一个比较能感知的说法,就是现在黄浦区和虹口区加起来的面积总和。这是上海促淤造地史上一次成陆面积最大、龙口最多的工程。为什么上海要实施这样一个工程呢?原来,这是充分利用长江口深水航道维护工程产生的疏浚土方,为上海提供后备土地资源,满足上海耕地占补平衡的战略性能要求。

这项宏大的工程将在今年年底完工,由于疫情拖延了一点进程,所以,现在所有的工程人员都以饱满的精神,追赶着时间。好在他们对时间特别敏感,总能掐住每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这之前,他们曾有过抢在6月底之前完成符合设计要求的度汛断面的壮举。那时,得在新建的长达22.5公里的大堤外侧加上一个永久坚固的结构,以保护大堤不受风浪的侵袭。但是,这项任务必须在6月30日前完成。总监理工程师阙世伟告诉我,因为在这之后,上海长达三四个月的台风季节便来了,那时候,这里整个水域风高、浪大、水流湍急,无法再行施工了。这项结构工程首先是给大堤铺上反滤布,而后压上袋装碎石,最后砌上石墙。整个工程得全线同步展开,于是,上万名工人汇聚于此,数百辆运输车、混凝土罐车浩浩荡荡,场面壮观,最后硬是打胜了这一仗。

现在,又有了具体的时间表:3号和5号水闸在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和调试——水闸是通过围区内外水位差排出围区内多余的水;2号和4号泵闸在8月底具备通水条件——泵闸是通过动力设备强制性向围区外排水或向围区内引水。这四座水泵闸的最后建成,可为年底整个工程的完工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实,这里也是上海迄今为止促淤造地工程环境最为复杂的区域,北堤和东堤软基段地质条件很差,堤坝直接承受长江口强浪向作用,加之寒潮、台风,所以,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工程安全、质量管控风险极高。由于这儿一天里有两次大潮汐,涨潮的时候不能施工,只有在退潮或者比较缓和的平潮时才能工作,于是,对许多工程人员来说,潮汐之间没有日夜,他们守候在自己的岗位上,随着潮汐全时段随时准备着,一旦退潮或平潮即投入工作。我认识了宏波集团的一位监理员,他同时也是一名潜水员,名叫于永夺。他向我描述了当时度汛断面的监理工作:检测反滤布时,要查看是否有断开的地方;检测袋装碎石时,要查看是否达到规定的厚度;检测砌石时,要查看每一道缝宽是否在3到5厘米之间,这样才能精准地灌注混凝土,以形成一个均匀的牢固的整体结构,抗击风浪。有时候,于永夺还要穿上厚厚的潜水服,下到水下4至8米深处,检查有否漏排。在这里,工程人员日夜夜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只能在涨潮时睡觉,退潮或平潮时起来工作。我听后很感动,这是一群以潮汐来制定自己生物钟的坚毅的建设者。

我看到已矗立起来的水泵闸的后边,一大片自然生长的植物绿意盎然,而经过自滤的江水犹如溪水一般清澈,野鸭、水鸟飞起而落下。新铺的公路色彩鲜亮,红色的围基、绿色的植物、黑色的路面,一直向前延伸。有条新路,路名叫“沧海路”。宏波集团董事长顾德鱼对我说,沧海无限,人生有涯,能为上海的发展和建设出一份力,做一件实事,是很光荣的。我想,我们应该记住他们。

哥的电话,戴着口罩下楼来,接过了马甲袋装着的一大盒东西。立刻,那个烟熏的味道闻着了。立刻,两个结结实实的牛蛙腿,入了我的口,真是美味极了。该告别的就这样告别了,但本乡本土的味道,却还是留下来了。在疫情时期,那些中餐美食,那些秘制配方,在互联网的助推下,原来还是可以传承,还可以创意得更加丰富、绿色而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的还有蛤蟆家族吧!以后,在雨后彩虹的光彩下,人们又可以在户外看到蛤蟆了,它们活生生蹦蹦跳跳地赶赴着它们的“聚会”,也许也是这个世界的又一种美好吧!

为受到疫情的湖北水产品尽一点微薄之力。

十日谈

称心遂意乐淘淘 责编:龚建星



夜光杯